

第六十七章 暗藏危機的江南

近日南方春雨綿綿，有些地方已經下有一月之久，南邊來報雨情的摺子紛紛落在了明德帝御案上。

今日早朝，說的也是南邊雨勢。

工部侍郎雙手握著笏板，彎著腰，朗聲朝龍椅中的帝王稟道：「雖是小雨，卻耐不住時日長久，廣東與江浙幾處水位漸高，下邊衙門紛紛擔憂還未到夏季便要先發一場災。」

陳首輔聽到災禍一說，耷拉著的眼皮撩起，淡淡地說：「廣東與江浙前兩年主要河道才修了堤壩，這兩年一到雨季也都是水位高漲，何故去年雨勢最大的時候都沒有這危言聳聽？」

工部侍郎沒想到首輔會親自出面頂了回來，神色當即惶恐萬分。

明德帝表情亦變得嚴肅，朝太子那裡看了看，前兩年修堤壩，許多事情都是太子那裡定的案，今日這麼一說，不就是暗指太子當年這事做得不稱職？

想著，明德帝心裡就略煩躁。

自打他那三兒子軟禁在王府，這朝中就沒有一日是安安穩穩的，總是暗潮洶湧，不是參太子就是參其他的皇子。

有人就是在攪這水！

明德帝不是任人牽著鼻子走的昏聩無能之人，他把他們的想法看得透透，卻因為大局，他也不能明面就露出偏頗。

太子見父皇面色不豫，但聽到工部報此事，當然知道又有人針對自己，心中也起了個警惕，出列揚聲道：「廣東與江浙的百姓歷來都被洪災嚇怕了，有擔憂也屬正常，但兒臣以為首輔所言極是，為何先前雨勢最大的時候未聽聞，如今一場春雨決堤傳言就四起，是當地衙門未做好應對準備，還是有人故意散播謠言擾亂民心？」

「如若是前者，兒臣以為，該派人去查核每條重要河道，特別是受災最嚴重幾地的途經河流。後者的話，那便是其心可誅！」

太子三言兩語就將事情矛盾化解，將自己先給摘了出來，有解決提議，也不是一味推託，光明磊落，叫人不得不信服。

何況那句其心可誅意味著什麼，誰也不敢再接話，就怕這罪名莫名就牽到自己身上。

陳首輔側頭看了外孫一眼，眼底有欣慰的笑，太子這兩年越發穩重，已經很少讓他操心，等他成了家，自己也差不多該回家養老，不用再管朝中這些事了。

工部侍郎霎時啞口無言，最終只能訥訥地說了句臣附議。

明德帝就想起前幾日離京去江南的許嘉玄，離京久了，那麼個大活人不見，眾人肯定會猜測，眼前正好有藉口了。

於是他趁此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朕便命錦衣衛去兩地一同查驗堤壩，若真有險情，工部也好能早日有應對情況。」

早朝便在山呼陛下聖明中散了。

太子隨著御駕一塊兒離開，二皇子和四皇子走一道下了臺階。

二皇子抬頭看了看京城這晴朗無雲的藍天，意有所指地歎道：「同一片天，卻也各有不同，怎麼南邊就連綿陰雨，鬧得父皇又要添心思了。」

四皇子也抬頭看了一眼，一雙鳳眼眯了起來，「可不是？前陣子圍獵也遇上禍事，連著耽擱了

太子的婚事，二哥你這頭也要跟著往後拖了。」

兩人間對話跨度有些大，二皇子雲淡風輕地笑了，「太子是兄長，我當弟弟的自然是不著急的，不過我還是盼著大婚，好早些到封地，也好過在這兒天天吃喝，事事不成反戳父皇眼珠子的強。」

話到這，四皇子卻是沒有說話，而是側頭，似笑非笑地瞥了這位兄長一眼。

這人平時看著跟兔子一樣無害，可他不會真就以為無害了。

平王世子整日傻傻愣愣的，卻比他們這些兒子都能討得父皇看重，絲毫不會怠慢，這就是一種本事。

所以這些人啊，哪個沒心思？只不過平王府沒有兵權，父子倆的唯唯諾諾正好得了父皇的心，能用拿來敲打其他藩王，所以翻不出風浪來，可皇子們就不一定了。

四皇子眸光幽幽，半晌後條地笑了，「說起來，聽說二哥又得了個廚子，燒得一手地道的粵菜，改日弟弟到府上嘗一嘗？」

「只怕你不來。」二皇子笑著拍他肩頭，把兄友弟恭演繹得完美。

兩人做下約定時也到了宮門，便就此分開。

北鎮撫司很快也接到聖意，派人到廣東江浙去查探情況，又直接再下密旨給許嘉玄，讓他以順路為藉口，這樣一來，暗訪後就有藉口再接觸江南的官員。

魯兵接了令，這事倒不用千戶領著去。

明德帝要查的事情多著了，一般不是涉及到官員的，都是派百戶帶幾人到地方，跟那邊的錦衣衛會合後再一塊兒辦事。

於是魯兵便把浙江那塊給了自己人，廣東那邊給了周錦成留下的幾個百戶，氣得他們臉通紅。

「為什麼遠的就分到我們手上？魯千戶，你這是欺負我們不成？」

魯兵嘿嘿一笑，「那你們去不去？不去我便進宮給陛下回稟，江浙洪災嚴重起來就直接斷了米糧，連我們副使都謹慎到要親自帶人前去，你們也不過是走得遠一些。」

眾人已經有幾日沒見著許嘉玄，只當他去查別的案子了，聽到這話臉色總算緩和些，只能自認倒楣，誰讓周錦成不在，又去了正使的權，如今一切都由許嘉玄代掌著，他們也就只能忍氣吞聲。

等打發了周錦成手下這些人，魯兵轉身去問監獄裡情況怎麼樣了。

原來被猴子撓了一回的武安伯老夫人總算懂得什麼叫求人，林氏自知不能再住在侯府，便與梓好商量，帶著兒子與婆母前來探監。

魯兵身邊的人回道：「是去請了郎中，屬下們都沒有攔著，讓他們去了。」

副使的夫人，誰敢不給這個面子？

魯兵點點頭，直接就往監獄裡去。

此時關著任大老爺和任二老爺的牢房裡哭聲一片，武安伯老夫人看到兩個人都趴在那裡動彈不得，眼淚就跟洪水開了閘一樣，哭得沒完沒了，邊哭還邊忍不住責怪——

「我們是清清白白的人家，哪裡有什麼通寇通匪的，怎麼就把你們打成這樣，這是要屈打成

招嗎？錦衣衛就可以沒有王法了嗎？」

梓好面無表情聽著，林氏忙道：「母親可不能在這裡亂說這些，此事還在查，莫再讓夫君因此受罪責了。」

武安伯老夫人嚇得一哆嗦，抬眼想要恨恨去看林氏，可一想到梓好就在邊上便又不敢了，只好再把頭給低下去，那樣子竟有種說不出來的委屈。

很快，郎中來到，給兩位爺一檢查，一時搖頭一時歎氣，可把武安伯老夫人急得心臟都要停了。

「到底是怎麼了，你快說呀！」

郎中被她抓了手一通搖，忙甩開，「這位老夫人您不要著急，兩位老爺都已經有上過藥，傷口處理得很好，只是受了驚嚇，牢籠又濕寒，這腿受寒久了，以後會怎麼樣還不知道。要按我說，能在這監獄裡有醫治的，已經是極好命了，老夫以前沒少來，連肉都沒了的也見過。」這就是個吃人的地方，進來還能出去的，那都是祖上墳頭冒青煙，這老婦人居然還不滿足。林氏聽著這話，忙從袖子裡掏了銀錢出來，給遞了過去。

郎中收了，再留下去寒氣的膏藥，提著藥箱便走得飛快。

魯兵正好走進來，見人看過了，來到牢房外就朝裡喊，「夫人，時間夠久的了，再久，我這頭也不好交代。這都是重犯，陛下惱著呢。」

武安伯老夫人聽到重犯二字就氣不過，站起來想要罵人，卻見到魯兵那張凶神惡煞的臉，嚇得縮成鵝鶩，扯過孫子，把孫子擋在前頭快步出了牢房，也不再關心兒子怎麼樣了。

這來的錦衣衛看人眼神太可怕了，好像下一刻也要把她給關起來，不讓走了。

任家兩位老爺見母親走得飛快，也是愣了愣，任二老爺忙伸手扯住妻子的裙子，虛弱地說：「以前是我不懂護著妳，可我也從來沒有動過妳一指頭，千錯萬錯是任家虧待了妳，若我能出去，定然會好好待妳。」

林氏沒說話，只是輕輕把裙子從他手上扯出來，也出了這個氣味實在不好聞的地方。

任二老爺眼睜睜看著她裙角消失在眼前。

梓好落在後面，冷聲說：「視而不見亦不阻攔，與行凶者無二。」

任二老爺猛地抬頭，對上了一張明豔的面龐。

梓好落落大方朝他一笑，反倒讓任二老爺驚出了一身的汗。

從監獄裡出來，魯兵趁著這機會低聲與梓好賣好，「夫人，副使這一路估計快要過河間府了。」

梓好笑笑的看他一眼，「如若再有消息，還請魯千戶著人送信到府裡知會一聲。」

「那是一定、一定！」魯兵彎了彎腰。

眼前站著的明明是個弱女子，身形纖細，可總給他一種跟面對許嘉玄一樣的壓力，或者該說，陳家這表姑娘給人感覺比副使還不好相與。

就憑上回她敢站在院子裡看他被鞭打，這份勇氣就沒幾個姑娘家有。

等送走了人，魯兵看了看天色，想起自己要在匯滿樓設宴給莫正清賠禮，臉色幾變，交代一聲自己出去了，便匆忙去了相約的地方，可是他等到過了午飯，莫正清也沒有出現。

魯兵撓撓腮，想到自己抓到人家的那個手感，還有副使說，莫正清是戚公公的乾兒子等話，到底是咬了牙，拎著酒菜到南鎮撫司。

哪知還是白跑一趟，南鎮撫司的人說他回家去了，他只好又奔著往莫府去。

莫府比魯兵想像中要寒酸多了，只是個兩進的院子，還是京城富人都不願意來的地方。他在巷子裡七拐八拐才找到。

然而他才站在莫府門前，側邊在外頭曬太陽的一老太太就眯著眼，笑跟他搭話——

「你是莫千戶手下吧？真是要謝謝莫千戶啊，要不是他在這兒安家，我們這天天還得過著被人上門敲詐的日子呢，這裡頭的那些混帳就知道欺壓我們老實百姓，看我們家裡祖上有點薄產，天天都想著怎麼弄到他們手裡去！」說著，老太太顛巍巍地站起來，「小夥子，你等一會啊。」

魯兵低頭看看自己的一身飛魚服，再回想一下莫正清的那一身，有什麼區別嗎？他怎麼就成人手下了？

也是出於好奇，魯兵沒叫門，就站在門口等那老太太。

過了好大會，老太太才跟蝸牛一樣挪了出來，手裡拎著遠遠就能聞到味道的鹹魚。

老太太一把將鹹魚就塞他懷裡，讓他只能抱住。

「小夥子，你不要說是我們家給的，這可是別人從南邊給老婆子帶來的，我都沒捨得吃，但直接給莫千戶，他是不收的，你就帶進去，什麼都不要說啊。」說罷，拿拐杖就捅了捅莫家的門。

魯兵想要說什麼，老太太已經轉身，又慢悠悠地坐回去了。

吱呀一聲，莫家的下人拉開大門一探頭，忙又縮了頭回去，「哎喲，這什麼味兒啊？」

魯兵低頭看了看自己懷裡的鹹魚，「……」

直到見到莫正清的時候，魯兵還覺得自己一身的鹹魚味，而莫正清很不給面子，拿出帕子捂口鼻的樣子在告訴他，就是嫌棄他身上的味兒。

魯兵嘴角抽了抽，到底是忍了，把酒菜往桌上一放，「前些日子是我不對，今天來給你賠禮的。」賠個禮都跟上門踢館一樣，粗聲粗氣的。

莫正清淡淡掃他一眼，「我知道了，魯千戶若沒別的事就請吧，家中人膽小，你這樣帶刀進來要受驚的。」

魯兵沒想到自己才說一句話就被撵了，他眼角抽搐著，終究還是轉身。

此時下人過來，不知在莫正清耳邊說了幾句什麼。

莫正清看魯兵氣衝衝的背影，皺了皺眉，到底在他走出院子前喊道：「魯千戶若是沒用飯，便在寒舍用餐便飯。」

魯兵聽到喊聲，腳步一頓，表情由陰轉晴，總算是找回了點面子，當然是轉身不客氣又坐下。廚房很快端來飯菜，都是魯兵讓匯滿樓精心做了帶來的。

然而，酒過三巡，莫正清就後悔自己把人留下來了。

魯兵此時不坐自己位上，而是端著酒杯，一腳架在他椅子上頭，就那麼豪邁端著酒杯朝他敬酒，「來來來！莫千戶來喝了這一杯，你不喝，就是跟我過不去了！」

莫正清陰沉著臉，看著這個已經喝上頭的客人，抬手去握酒杯，勉強喝了這一杯。

哪知魯兵又給兩人都倒滿了，拍著他肩膀說：「來來，我們再乾了這一杯，以後誰人敢說你一句不好，便是跟我魯兵過不去，老子能打得他滿地找牙！」

莫正清看著又湊到臉前的酒杯，忍無可忍，在魯兵還高聲喊喝的時候，一抬掌，手刀朝他脖

子砍了下去。

只聽到咚的一聲重物砸在地面上的聲音，莫正清長長舒出一口氣。

世界終於清靜了！

「少爺，過了這處便是一條直線，船能走得更快些。」

一艘喬裝成商船的船在河面靜靜往前，許嘉玄站在船頭，眺望前邊的三叉河道口，只是如今已經月上中天，除了前邊幾艘船燈忽明忽暗，幾乎是辨認不清景物。

「這處水流似乎比剛才又急一些。」

他感覺到船身晃動得比先前厲害，不由得又四周環顧一圈，卻什麼也沒有發現。

跟著他的錦衣衛皺眉，有變急嗎？

正這麼想著，突然響起咚的一聲，像是什麼東西落到甲板上的悶聲。

許嘉玄警惕轉身，眼尖看到有身形閃過，當即高喊道：「有人上了船！」

隨著他這一聲，越來越多上船的聲響也響起，有人已經舉著刀，寒光閃閃地朝他撲襲刺來。

許嘉玄俐落側身一躲，手肘重重敲在那人手臂關節處，只聽到嘩嚓一聲，襲來之人吃痛慘叫，下一刻，手中的刀已經脫手。

暗夜中，來人看到自己眼前有銀光一閃，明鏡一般的刀面有雙凌厲的眼睛倒映著，脖子一疼便再沒有了知覺。

許嘉玄極快地處理了一人，身後已經再圍了四五人前來。

他刀出如疾風，兵刃相碰的細碎星火不時映亮他面容，眸光冷若冰霜，如修羅一般，刀刀見血。

隨同的錦衣衛都從船艙出來，跟這些人拚殺在一塊。

許嘉玄抽個空看了眼船下方，這才發現下邊居然有好幾艘小船，這些人是趁著夜色，直接渡過江面來的。

可他們卻是一點察覺都沒有，多半也是因為位在這三叉水道口，水流急、聲響大，天時地利正好給他們打了掩護。

「誰派你們來的！」

許嘉玄耳邊響起兵刃襲來的破空聲，側頭一躲，反身一刀，直直插入襲來之人的肩胛。

這一刀力道之重，直直將那人按倒在地，刀尖都沒入甲板，對方就那麼釘在那裡！

那人淒厲慘叫，四肢不斷掙扎著。

許嘉玄眼中閃過戾氣，將掉在腳下的刀拾起，如法炮製，一刀穿過那人腿骨，將他另一側的腿亦固定在甲板上。

此時錦衣衛們已經處理完了這些人，前來稟報。

許嘉玄聽過後，低頭再去看這人，一把扯掉他捂著口鼻的布巾。

有人拿著火把過來照亮，這奄奄一息的人面容黝黑，一看就是常風吹日曬，而且長相亦不太像是北邊的人。

他站起來，拿出帕子擦了擦手上黏膩的血跡，說道：「拉下去審，看還有沒有活口，一同審。」

一看到這人，許嘉玄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前陣子抓到的水寇。

從面相和口音，都跟他們無異，可是怎麼會有水寇來襲擊他們？是真認為他們是商人，還是已經有消息走漏了，是來刺殺的？

許嘉玄眸光沉沉，看向波光粼粼的河面，不知怎麼又想起玄真子那句，如若是平王世子，那他他就是個毫無人性的變態。

玄真子一口咬定平王世子覬覦梓好。

他伸手握住了欄杆，手背青筋突起。

很快，錦衣衛已審出東西。

「副使，那些人是水寇，聽說我們船上有好東西，這才潛了上來。」

「聽說？聽誰說？」

那麼多商人不劫，只劫他們？

「屬下已經用盡手段，他們是扛不住才說出這些來的，只說如今他們那條道上都傳得沸沸揚揚的，恐怕還會有人再來偷襲。」

許嘉玄聞言冷冷一笑，深邃的面容在月光下冷酷無比，「再來？將他們全丟下河，讓屍體泡一夜，我倒看看誰敢來！」

多半還是洩露了消息，那他就看看能不能順著這藤摸到大瓜。

聞言，那錦衣衛心中一凜，嘴上應是，將屍體跟還有幾口氣的水寇走一路丟一路。

次日，許多人都看到湖面有數十具屍體順水漂浮著。

第六十八章 喝花酒被抓包

不過三日，平王世子那邊就收到了來信，說是許嘉玄將水寇的屍體丟江裡，一時間嚇唬了不少水寇，都沒敢再上前去動手。

心腹低著頭說：「世子，我們是不是再繼續散播許嘉玄他們船上暗運著珍寶？讓他們再壯壯膽。」

平王世子扯著嘴角笑，淡聲說：「這個時候不要再動，許嘉玄是故意丟屍體，看似震懾，多半是想讓我們不服氣，再派人去。再有動作，就會被抓到尾巴……那個煞神，也不是沒腦子的。」心腹聞言，低著頭就往後退，「那小的吩咐下去。」從頭到尾，連平王世子的一根頭髮都不敢看，就怕萬一又看到什麼不該看的。

平王世子見他沒出息的样子，冷著臉沒吱聲，如若不是此人得用，他是真留不到現在。

與此同時，梓好那裡並不知道許嘉玄才離京不到七日就遇到襲擊。

她將林氏送回武安伯府後就回了外祖家小住，把太子不小心弄斷的小木人胳膊給修好，讓莫正清送了回去，後來莫正清帶來些朝堂上的事。

「近日幾位皇子的人似乎想在浙江做手腳，有書信從那個地方頻頻傳來，近來與浙江能牽上關係的，就只有河道一事，恐怕是衝著太子殿下去的。」

「陛下下了旨，讓許嘉玄也到浙江一趟對吧？」

梓好在家這幾日待得有些無趣，老是想起許嘉玄說的那句「有空帶妳到江南走走」。

其實……擇日不如撞日對吧？

梓好想了想說：「我寫封信，你替我送回侯府給侯爺。」

她也要下江南！

自從遇了一次襲，許嘉玄一行越往南下越順暢，別說水寇，就連小毛賊都沒遇上，一路通關手續也極順利。

但這一路來也不是沒有收穫，沿途遇見的商船，停靠時總免不得碰面，許嘉玄又是有心打探消息，自然是主動過去與人交談，再就近請些花娘陪著，幾杯酒水下去，總能探聽出道道來。這日傍晚，眾人跟以往一樣停靠補給，左右的四艘商船都是一路上識得的。

剛剛停下，對方便在船頭朝許嘉玄這喊，「林老弟，來來，今兒老哥我做東，還喊上了王東家、蕭東家，你是不知道，這裡雖然離蘇杭還有些距離，可也有名氣盛的大家！」

許嘉玄身邊一名錦衣衛就不屑輕笑，低聲跟他說：「也就他們有臉把妓子喊大家，說是賣藝不賣身，琴棋書畫樣樣能，可這就能當大家了？沒得辱沒了這詞。」

「不過是捧著她們，在之前沒落的幾朝，對女子尊稱是有這詞，確實也是辱沒了。」許嘉玄淡淡回了句，對面又喊了起來，他只好扯出個假笑來，應一聲，準備下船過去。

對方也早已經差人去請，那名清倌就住這附近，在他才要登船的時候，一方粉色的小轎便遠遠而來。

很快，一隻細白的手指就撩開了簾子，由侍女扶著下了轎。只是白紗覆面，隱隱可見白紗下的容貌妍麗，她身形婀娜，走起路來如同弱柳扶風，叫人恨不得想看到面紗下去。

此時，也有陸續的轎子停到岸邊。

岸邊的腳夫有些不要臉的，吹著口哨調戲，引得圍觀的人一陣哄笑。

前來停靠的商人尋歡作樂是常見的事情，眾人也就是看兩眼漂亮的姑娘，可該幹麼還得幹麼。許嘉玄上了對方的船便被拉扯著進內室，那些上船來的姑娘見他身形高大威武，都紛紛暗送秋波，也圍了上去，不想頭頂傳來一陣翅膀拍打的聲音。

有人納罕道：「哪來的小東西，長得真漂亮，胸前的羽毛還是紫色的，名貴著呢！」

許嘉玄聞言抬頭，看到一隻鸚鵡就在頭頂盤旋，他也是一愣，這鳥怎麼長得有點像梓好那隻？他還特意朝牠尾巴看了看，卻沒看到缺失那塊。

心想著被他拔掉的尾巴，長了許久也沒長好，這隻多半是同一類的鸚鵡。

他看了幾眼，一個不察就被拽進了船，手裡還被塞了酒杯。

他半個身子還在外頭呢，這些人就先鬧起來了。

「林小弟先喝一杯，你先喝這杯，我就讓你先選！」

許嘉玄被鬧得暗暗皺眉，卻又不得不忍耐，於是仰頭喝酒。

哪知剛才還在外頭飛著的鸚鵡就落在門邊，跳了跳，突然高喊道：「煞神！」

許嘉玄剛到嘴裡的酒一半都被噙了出來，離他近的姑娘們紛紛往後退。

他咳嗽著抬頭看門上的小東西，牠已經飛出去了。

他心突突地跳，忙跟著往外走，遠遠地看到小東西飛到不遠處一艘小船上，那船是普通的客船，看起來極不顯眼，方才他也沒留意。

而此時船頭正立了位白衣少年，胳膊一抬，小東西就落在他胳膊上，他還看到那少年面如冠玉，眸若皎皎明月，含笑朝他看來。

「林老哥，分我一個姊姊吧。」

許嘉玄猛地打了一個激靈，險些沒握住欄杆，一頭栽進河裡——她怎麼跑來了！

魚燈星點倒映在江面，彷彿是細碎的星河飄蕩在粼粼水波間。

梓好倚靠著菱格木窗，對著外邊的景致不眨眼，耳邊是幾個商戶拉著許嘉玄喝酒的熱鬧聲，當然少不了那些來陪酒的花娘嬉笑。

她正看著，突然被人推了一下肩頭，側臉看去，是她身邊的一個花娘，朝她向前眨眼示意，「我說陳家小少爺，你圍著這麼些漂亮的姑娘家不看，看外頭做什麼？你別怕你表哥，既然出來了，就是來長見識的！」

此話一出，當即有人附和，「來來，陳小少爺，我老蕭敬你一杯！」

一杯酒就遞到梓好跟前。

許嘉玄長手一伸，將酒給擋住，笑道：「她年紀小，實在是不好喝酒，我替她給喝了。」說罷接過一飲而盡。

有花娘掩嘴低笑，有人喊好。

那幾個行船的商人見許嘉玄護得緊，也不好再勸梓好，他們面前的少年看起來確實太小了些，身形矮小纖細，居然才到那林老弟的肩膀，恐怕十五歲都沒的樣子，還男生女相，若不是看到他領口被喉結頂起，真要叫他們以為這是個女孩子假扮的。

從商的向來都是會看臉色的，一時間也沒有人再勸梓好喝酒。

許嘉玄在桌子下暗暗用力握了握梓好的手，像是在責怪，但自己的手心卻又濕漉漉的。

梓好眸光流轉，瞅見還有往他身邊湊的花娘，忽地一笑，裝出一副好奇又懵懂地樣子說道：「表哥，我上回聽李家二哥哥說，喝酒時還有人給餽吃的，說什麼神仙般的享受。」

許嘉玄剛喝進去的酒就給噙了出來，咳嗽得臉通紅。

花娘們聞言都在竊笑，做東的趙姓商人哈哈大笑，「小少爺的李家哥哥可說對了！妳們，還不快點伺候小少爺！」

隨著話落，當即就有花娘笑吟吟給圍了上來，千嬌百媚的靠在梓好四周。有人已經手托著糕點和甜瓜，還朝她拋媚眼。

「小少爺，奴家來伺候您，您只管張嘴，啊——」

「使不得、使不得！」許嘉玄忙將她身邊的花娘給推開，「要是被家裡知道我帶著她這樣胡鬧，是會被打死的。」

眾人看他緊張得跟護雞崽一樣，不由得又哄笑出聲。

梓好在他們笑聲中眨了眨眼，又道：「那妳們別餵我了，妳們餵我表哥，我開開眼界也成。為什麼李家哥哥每回說起，都神魂顛倒似的回味。」

眾人又都笑作一團，蕭東家已經在起鬨，「快快，小少爺年紀輕，沒得要嚇著，妳們還是伺候林老弟，可要叫小少爺看清楚了，省得老是心裡記掛著。」

許嘉玄頭皮都在發麻，哪裡不知梓好是在作弄自己。

他原本想著清者自清，這些天是有花娘在，但頂多是讓捧個酒，她要跟著上船就上船了，他也沒有什麼好心虛的，結果她是在這兒等著自己。

容不得許嘉玄多想，一位貌美的花娘已經捏起一塊甜瓜，櫻桃小嘴微微張開咬住一端，另一端就往許嘉玄嘴邊送。

梓好就在邊上看得眯了眼，眾人都在許嘉玄往後靠中嬉笑，看熱鬧不怕事大的還喊著，「林老弟，別躲呀，甜瓜哪裡有美人嘴裡的蜜有滋味啊。」

「莫不是林老弟不愛甜瓜，愛喝混了蜜漿的瓊液？」

這邊已經有花娘捧了酒杯，也要倚偎前來，含著酒，眉目傳情。

許嘉玄被胭脂香氣熏得腦殼都疼了，罪魁禍首還一臉無辜地微笑，彷彿真的是來看什麼叫伺候。

他眼眸深處光芒一閃，居然不動了，就坐在那裡，看向靠近他的花娘淡淡一笑。

他長得本就俊朗威武，如今露了笑來，叫人覺得如劍般鋒利的眉峰都柔和了，兩個花娘都看愣了。

在花娘怔愣的空隙，他站了起來，朝著幾人拱手道：「我這偷跑來的表弟頑劣，叫諸位見笑了，今兒就先告辭，改日再給諸位賠禮。」說罷，直接拉了梓好就往外走。

那兩個差一點就能近身的花娘頓時傻在那裡，還等著看熱鬧的幾位商人面面相覷，歛了幾聲都沒能喊停。

梓好被拽得趑趄起起，走下船的時候，許嘉玄居然一把將她扛到肩頭，也不顧那麼多人看著。王東家在裡頭看著，嘖了一聲，「要不是看過那林老弟的貴，就這體格，還以為是位軍爺呢，他那表弟說扛走就扛走了。」

蕭東家亦附和著，唯獨那做東的趙姓商人轉動著酒杯沒有吭聲。

「表哥，你還要扛我多久啊，這都到屋裡了。」

梓好被直接扛進許嘉玄的屋子，可能是知道她來了，房間裡居然還放置了果盤和幾樣糖漬的零嘴。

許嘉玄順手就把果盤給端了過來，把人往椅子裡一扔，在她掙扎著要起來的時候抬腳一頂，把她給逼到這狹窄的空間，沒法逃離。

他一手撚了塊甜瓜，梓好不知道他要做什麼，正想要說話，哪知才張嘴，就見甜瓜被塞進他自己嘴裡，臉頰立刻鼓了一塊出來。

「你……」

他抬著她的下巴，俯下身來，「夫人想要看花娘怎麼伺候的，直接讓為夫示範就是，可看好了。」說罷，溫熱的唇就將她的唇含住。

梓好只覺得唇上就麻麻的，是他伸了舌尖輕輕舔拭，嘴裡的甜瓜亦在此時被慢慢地推進她嘴中。

明明只是餵食的動作，因為過程的緩慢而旖旎，又是這種呼吸交融的近距離接觸，梓好忽地就明白為什麼有些男子喜歡去尋歡作樂了。

如若她是男子，她也喜歡！

她用舌尖把瓜勾著，在他凝視中啣嚙咬了瓜一口，慢悠悠地說：「為什麼你會知道得那麼清楚，誰這麼餵過你？」

許嘉玄一陣無語，他這是自己給自己設套了？怔愣一會兒，他便理直氣壯地道：「沒吃過豬肉還沒有見過豬走路嗎？」

說完，他便低下頭，直接含住她的唇，不讓她這張不討喜的嘴再說話。

梓好伸手捶了他兩下，喘息著說：「不應該是我找你晦氣嗎，你又來胡攪蠻纏這一套！」

許嘉玄抬頭，伸出指尖輕輕抹去她嘴角的水光，眸光深黯。

梓好被他看得下意識覺得不好，果然，他下一刻就又將她扛了起來，直奔屏風後。

他就讓她看看什麼才叫胡攪蠻纏！她偷偷跑來的事他還沒有算帳呢！

「……許嘉玄，好了嗎？」

梓好被按著腰，臉半埋在枕頭裡，肩頭都因為他一抖一抖的。

他就跟發了瘋似的，都好久了，還是這樣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姿勢，不讓她看到他的臉，也不讓她抱他，她只能承受他帶來的高高浪潮，把她推至浪尖，彷彿毫無休止一般。

她細碎的低吟從枕間逸出，像奶貓兒一樣撩撥著他心頭。

他終於俯身抱她，去吻她嫣紅的側臉，他愛極了她桃花瓣眼角上那尾紅，這是她為他情動時才會有的顏色。

「快了……」他沙啞的在她耳邊低語，伸手覆在她手背上，與她十指相扣。

他身上滾燙，梓好就覺得自己像是被置入熔爐，在他狠狠的頂弄中都要化為一灘水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梓好才迷迷糊糊被他擁進懷裡，伸手一摸，他胸膛上都是細汗，正嫌棄地要縮手，卻被他抓著一根一根地吻著指頭。

「妳就這麼跑來？陛下是怎麼答應的？」

梓好累得不想說話，好半天才呢喃似的低低回應一句，「又沒有告訴他，我得了父親和外祖父准許就來了。」

許嘉玄聽得手就是一抖，「太子知道嗎？」

「應該是知道，莫正清在呢，肯定會稟一聲的。」

「怎麼就那麼大膽！」

他伸手輕輕往她臀部拍了一下，惹得她啊的低呼，下一刻，張嘴咬在他肩頭上。

許嘉玄被咬得直抽氣，她真的是屬狗的，這麼喜歡咬人。心裡埋怨著，一隻手卻輕輕拍著她的背，像是安撫一般。

梓好咬夠了才鬆開，抬頭對上他黝黑的瞳孔道：「那個姓趙的商人是不是有點問題？」

許嘉玄沒想到她會說起這個，略感詫異，「妳看出什麼來了？」

「他富態得很，言行舉止看起來確實也像是商人……」梓好抵了抵唇，把自己看到的細細說來，「但是他虎口有老繭，握杯子時只用三指，道長以前給我說過一些江湖中的見聞，說不管是俠士或者匪寇，都喜歡三指握酒杯。」

「因為他們和兄弟好友喝酒時喜歡用碗，無名指平時都托著碗底，到拿酒杯的時候就改不過來了，這種人都是混跡得久的，所以我覺得那個趙姓的商人有問題。」

許嘉玄聽她說來，覺得自己真是得了個寶藏，「妳可真厲害，這都推敲出來了。他確實是有問題，一開始我是去打探打探，結果也發現了這點，但他又比其他人說得更多，連帶運河上哪幾段潛藏著賊寇都清楚，並能說出是和官府有哪點關係。」

「他這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是他沒察覺你有異樣？」梓好卻是一臉不解，他這樣的威嚴氣度，除了一船的貨，認真看也不太像商人，一般人或許還能矇騙一下，可若是對方……

這就不得不叫人覺得他另有所圖。

許嘉玄抓了她的手，無所謂地笑了笑，「隨便他吧，反正盯著呢，要是有異心，遲早會露出馬腳。」

話這麼說著，他摸著她纖細指骨又心猿意馬起來，翻身就壓著她，低頭去親吻她的唇。

「不能再鬧了，我小日子才剛剛走，這在路上萬一……」

許嘉玄聞言就是一愣，抬頭對上她閃爍的眸光。

她眨眨眼，一臉無辜的樣子。

他忽地就笑了，是冷笑，開始和她算帳，「朱梓妤，妳是真能耐了！妳出門的時候肯定沒來小日子，萬一在中途發現真懷了我的種呢？」

她不提他還沒有想過這事，畢竟兩人成親不久，而且他還沒有考慮過有個孩子這種事情，如今被她一說，不由得心驚膽顫起來。

梓妤被他一陣低吼，笑得更無辜了，「這不還沒有嗎？」她還按照外祖母說的做了，結果還是沒有懷上，看來孩子這事情只能隨緣。

許嘉玄瞪她一眼，撩起帳子，急吼吼地下了床穿褲子。

梓妤被他鬧得一臉莫名，探頭來想看他要去做什麼去，結果被他一抬手就把腦袋給塞了回去。

「躺好，不許掀帳子！」說罷，許嘉玄披著外袍出了屋，跑到廚房去要熱水了。

這船裡頭連做飯的都是公的，他自己守著爐子，粗使的幾個伙夫忐忑看著這矜貴主子燒火，然後又自己將水倒桶裡，一手一桶直接拎走了。

甲板上的錦衣衛正拿著火把巡守，見到上峰拎著水，立刻上前要幫忙，被他給瞪一眼，趕忙離得遠遠的。

梓妤聽到有人再開門來的動靜，試著喊了一聲，卻沒有人應，又等了一會，帳子被打開，許嘉玄直接將她裡頭抱了出來。

「淨身！」

等她看到滿滿一桶熱水，立刻知道他幹麼去了。

「你給我弄熱水去了？」

被放入桶裡，她舒服得直眯眼。

許嘉玄沒有說話。

她停頓了片刻，似又想到了什麼，捂嘴直笑，「難不成連水都是你燒的？」

話落，她就看到他要給自己撩水的動作驀地一頓，否認道：「誰給妳燒洗澡水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她伸手，揩了他臉頰一下，「那你臉上怎麼沾了黑灰，是靠爐灶太近了吧。」

他忙往後退，反手摸了一把，結果看到她笑著靠在桶沿，這才反應過來自己是上當了。

他把唇抿得筆直，耳根在發燙，卻被她伸手勾住脖子，在唇角落下一個吻，「承認了又沒有什麼，傻子——」

某傻子就惱羞成怒，把衣服一脫也擠進桶裡，將她抱坐在腿上，狠狠去啃她的嘴巴。

第六十九章 趙姓東家有問題

「東家，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再動手？再過兩個渡口就到地方了，再不動手恐怕就來不及了。」酒宴散去的船艙還有濃郁的胭脂香粉味，和著酒味與冷掉的殘羹味道，十分不好聞，那個趙姓商人還悠閒地喝著手中的水。

可聞言後，他眼角一挑，原本那張看起來還算和善的臉當即露出凶相，「住嘴！那是錦衣衛，耳聰目敏，沒有收到主子的吩咐，我們就不許動，上回死的那些弟兄都忘記了嗎？」說話的人當即閉上嘴，訕訕地笑。

與此同時，已經回到王府的平王世子也收到京城來的消息。

「她居然離了京！」

平王世子看著信，手指點了點桌面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心腹站在門口處，一個字也沒敢多說。

平王世子一抬頭，罵道：「滾過來！」

心腹這才忙不迭地上前聽令，聽到他說了兩句，神色微變，「世子，這會給我們惹上麻煩。」

「只管吩咐下去！」

平王世子惱怒地一拍桌子，心腹嚇得眉心直跳，彎著腰，連滾帶爬的走了。

等人離開，平王世子順手拿起案桌上的鏡子，對著額角照了照，磕在車轆裂口的那道傷疤已經落了痂，一道淺紅的疤痕明晃晃的，叫他陡然起了一陣怒意！

三皇子那個酒囊飯袋！

他的人查出罪魁禍首後，讓他都恨不得將三皇子給生吞了！

一想起自己再度毀了樣貌，平王世子怒極，把手中的鏡子一砸，水銀鏡當即碎了一地，在一地的狼狽中，他又想起前世梓好對自己的厭惡……

「煙花三月下揚州……雖然要過了三月，可兩岸繁華似錦，柳絮如煙，我也算是親身體驗了一把。」

梓好站在船頭，看著遠山近水，兩岸楊柳綠了江水，頗有感觸。

許嘉玄拿著千里鏡遠遠眺望，聞言，沒什麼脾氣的轉眼看她，「本就不必要妳親自跑這一趟，這路途遙遠，又不太平。」

自打她上了船，他每日都處於緊繃狀態，生怕再遇上上回那批人。

梓好這幾日都聽他叨嘮著這幾句，耳朵都要長繭子了，索性走到另一邊。

那一側正好是趙東家的商船，和他們一樣，都要到揚州去。

趙東家也在甲板上曬太陽，叫人擺了矮几，有個貌美的侍女在邊上斟茶遞水。

趙東家看到她走來，先朝她舉杯示意，「陳老弟，要不要一會補給的時候過來喝茶？我喊人給你做魚膾。」

兩艘船隔著水，風一吹，聲音來到耳邊都跟浪濤似的起伏。

梓好看著被船破開的水面，淡淡一笑，用低啞的聲音喊回去，「謝謝趙大哥，我吃不慣那東西，還是不去了，不然我表哥一會又要生氣。」

話才落，許嘉玄就已經來到她身邊，斜斜睨她一眼，朝對面歉意的點點頭。

趙東家爽朗的笑聲在江面上響起，也不勉強她，揮了揮手示意。

夫妻倆回到船艙，梓好撇嘴道：「這才幾天，就喊上老弟了，這自來熟也挺厲害的。」

許嘉玄把千里鏡放到案桌上說：「搞不好他已經看出妳的身分，只不過裝糊塗罷了。妳那隻鸚鵡，知道妳的人都知道！」說罷，還瞅了眼尾羽已經長出來的小東西。

小東西被他一看，翅膀就張了開來，羽毛炸開，還把屁股往下蹲，彷彿是在保護牠的屁股，生怕許嘉玄再把牠的毛給拔了。

見狀，許嘉玄不屑地朝牠冷笑。

惹得牠張嘴又罵人，「壞東西！」

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牠把嘴裡的煞神改成了這個。

梓好埋怨地推了許嘉玄一把，幹麼老跟她的鳥過不去？

「不跟你這扁毛畜牲計較。」說著，許嘉玄伸手拉過梓好，讓她坐下。

小東西也想飛到她身邊，哪知道一飛就被腳鏈子給拽住，只能委屈巴巴地蹲回架子上。

「他知道又如何，難不成還敢擄了我去？」

梓好頗不以為然，她出門時還帶了侯府的侍衛，這批侍衛是威武侯親自挑選的，比起許嘉玄的人也不差。

許嘉玄是怕了她這烏鴉嘴，「別瞎說有的沒的！」

「你說，他把路上那些關係都說來，究竟是想做什麼？」

「多半是想要哪個皇子倒楣。」

「那些都是四皇子的人吧，那是誰示意的？二皇子？他的人最近在浙江不知想要做什麼，你手上關於江南名單的，又多為四皇子的人。」

如今朝中的情況，三皇子多半是難以翻身了，先前就被帝王所不喜，現在更是抓到了他勾結匪寇刺殺朝廷官員的鐵證，不可能是三皇子的人。

照這樣看，能影響到江南這邊的，就只有平時都不顯的二皇子。

許嘉玄也不好確定，「未必，且看著吧，是狐狸總會露出尾巴，總之妳少去招惹他。」

「這話真沒道理。」梓好不服氣地睨他，「也不知道是誰招了花娘去陪著結交人的。」

許嘉玄被她一噎，沒能找到話反駁，只能自己去揭過這茬，「總之，還有一日就到揚州，一切小心，莫老到甲板上溜達。」

梓好哪裡不知他驚扭的性子，在意什麼都不會直接了當說出口的。

「是，我的同知大人。」她附和一聲，然後喊來綠茵找出棋盤，「我們來下棋！」

許嘉玄看到綠茵把棋盤拿出來，臉都黑了，他不是叫人給丟江裡去了，怎麼又在這死丫頭的手上？

梓好看著他鐵青的臉色，慢悠悠地把棋盤給擺好，說：「快來陪我下棋，不然我要悶出病來。」

許嘉玄看到棋盤，就又想到自己次次都被殺得片甲不留的慘狀。

他一定要把這玩意丟了！

在梓好進了船艙之後，趙利身邊的心腹就走了過來，看了眼隔壁那艘吃水沉的商船，「東家，今晚是否行動？」說著比了個手勢。

趙利卻是搖搖頭，「先前已經讓他有了警惕，想要再突襲一次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主子是要把事情牽連到皇子們的頭上，到了揚州城再動手才是最好的。」

更何況，主子還有別的命令，只不過其他人暫時沒有必要知道。

心腹卻是抿抿唇，心裡焦急。

上回折了那麼多的兄弟，還都被那許煞神給丟進江裡，讓他們連收屍都不敢，他真是恨不得

現在就讓那許嘉玄也餵了魚！然而上頭沒有吩咐，他到底只能憋著。

傍晚時分，許嘉玄下令停留在一個小渡口，等到天明再出發。

趙利的商船卻是繼續前行，就真跟之前說的，著急換了貨好早點回去。

梓好這一路來，在船上實在是無所事事，停靠後看著外邊人來人往的喧鬧，眼裡有嚮往。

許嘉玄望著在夜風中搖曳的燈籠，看到有客棧，便道：「不如下船，我們今晚去住客棧？」

「別了，客棧人多更雜亂，我們還是在船上舒服，等到了揚州，你再陪我多走走。」

那個時候兩人再變個裝，她恢復女兒身，他扮成書生一類的，說是來走親戚，也可以避開很多的耳目。

許嘉玄見她有主意，便也不再勸，確實外頭還是不安全。

就在梓好去沐浴的時候，許嘉玄拿著燭臺偷偷走到綠茵收起棋子的箱籠，伸進去摸到棋盤，拿出來便走到窗子那裡，抬手就丟了出去。

聽到江面傳來撲通一聲，他咧了咧嘴，總算是不用再見到這討厭的東西了！

然而他沒發現一邊的小東西就看得真真的，小小的眼珠子一直轉個不停。

梓好從淨房出來，就看到他坐在一邊喝茶。

小東西卻突然大聲喊，「扔了、扔了！」

許嘉玄喝到嘴裡的茶當即噴了出來，眼神帶著殺氣看過去，嚇得小東西在架子上亂蹦亂跳地喊小魚。

梓好聞言眸光微動，什麼東西扔了？

她不動聲色過去輕輕摸牠的羽毛，等牠安靜下來才轉身依偎到許嘉玄懷裡。

許嘉玄抱著她，手腳有些僵硬，假意看了眼窗外，說道：「今晚早些睡下吧，明兒要早起呢。」

梓好也微微一笑，「好。」路過箱籠的時候卻偷偷掃了一眼。

一夜無夢，第二日天剛亮，許嘉玄便起身站在甲板看他們揚帆。

回到室內後，見到梓好已經在梳妝，卻是沒有再穿她的那套男裝，而是描眉、染了胭脂，如同一朵盛開在室內的海棠，豔且嬌。

他看得心中一動，情不自禁地上前去吻了吻她髮頂，「怎麼今兒不換男裝了？」

「傍晚就到地方了，省得再梳洗，左右不去甲板，下船的時候，混在我帶來的廚娘和綠茵之間，更加不起眼。」

許嘉玄想想也有道理，擁著她站起來。

船已經緩緩入了江，離熱鬧的渡口越來越遠，漸漸只餘下滔滔水聲。

早上簡單吃過早飯，許嘉玄本想練練字，才要起身去書案後頭，就見梓好走到箱籠前，打開翻了翻，還噫了一聲。

許嘉玄不動聲色地問：「找什麼？」

「棋盤怎麼不見了，只剩兩隻棋子了，昨兒明明是在這裡的。」梓好十分疑惑的樣子，還抬頭去把綠茵喊來。

綠茵也在箱籠翻了一遍，奇怪不已，「姑娘，奴婢明明放在這裡的。」

許嘉玄眼尖看到小東西又想要亂叫，挪了幾步來到架子前，才張嘴的小東西當即縮了腦袋，

他這才說：「是不是記錯了？」

梓好一臉惋惜，「我還想今兒也不能上甲板，只能在屋裡下棋解解悶的。」

許嘉玄聽得眉心一跳，想到自己男人的尊嚴都丟到棋盤上，就覺得自己昨晚丟了東西是再明智不過，不然今日他又得在她跟前一敗塗地！

岳母教什麼不好，教得她一手好棋。

綠茵見東西真的找不著，疑惑地看了幾眼箱子就要出去。

哪裡知道就在許嘉玄暗暗竊喜的時候，梓好朝他看了過來，還粲然一笑，笑得許嘉玄莫名覺得有不好的事情要發生。

就聽見梓好說：「沒關係，船上有木頭，我知道棋盤的走線，世子去取木頭和鋸子來，我們重新做一個也不費什麼功夫，對吧？」

許嘉玄，「……」他應該把棋子一塊兒都給丟了的！

「胡鬧！」明德帝一拍御案，手邊的茶杯都跟著跳了跳。

戚公公偷偷抬眼看下方的太子，只見太子那雙肖極了帝王的雙眼半垂著，清俊的面龐一派坦然。

「你知道她跟著去了，為什麼不第一時間就來告訴朕，非得讓朕問起來才說？是不是朕不問，你們就準備這麼瞞下去了？」

明德帝拍了桌子還不解氣，一手指向太子，氣得都在發抖。

太子聽到這兒才淡然回話，「父皇，姊姊請示過威武侯，侯爺是她公爹，公爹准了，兒臣也沒有說不許的理由，而且姊姊是有主意的人，沿途還有南鎮撫司的人跟著，父皇不必擔憂。」

「朕是擔憂嗎，朕是覺得你們膽大妄為。」明德帝眼角一抽，冷聲反駁。

站在御案前的太子摸摸鼻頭，哦，您說不是就不是吧。

「傳朕的令，南鎮撫司沿途跟隨的，每日必須來報，朕倒要看看你和許嘉玄要鬧什麼！」明德帝這一下命令，相當於是不讓莫正清給太子報信了。

太子被遷怒得一臉無辜，行禮告退。

也不知道是哪個有心人的推波助瀾，不過半個時辰，太子在乾清宮被帝王拍桌子斥罵一事就在宮中傳開了。

太子此時正好在看梓好送回京的信。

收了他使喚莫正清的權，但他父皇卻是收不走梓好給他寫信的權力。

拿過裁紙刀把封口劃開，太子抽了信紙，梓好勁秀的字跡便出現在眼前。

信裡的內容很簡單，不過數句，主要說和許嘉玄會合，末尾提了一句一個半途遇到的趙姓商人，是從天津出發，家中專門南下到江浙做綢緞及茶葉生意。

「姓趙，名利。」

太子捏著信紙晃了晃，如若不是特殊，他那從來不說廢話的姊姊根本不會提。

想著，太子喊來心腹內侍，吩咐道：「找牢靠的人到天津走一趟，查查商行裡頭有沒有叫趙利的。」

內侍一一記下，看著太子，猶豫了片刻才說：「殿下，皇后娘娘把後邊的兩位喊了過去，大約

是說她們沒有盡心伺候，到現在也沒人傳出有身孕。」

皇家子嗣向來重要，太子先前選太子妃一事耽擱了，也不怪皇后著急。

太子想到皇后暗中維護著自己和姊姊，輕輕一歎，「你親自去母后那裡走一趟，說我處理了政務就過去請安，還饞起她做膳食的手藝了。」

內侍連連應是。

霞光鍍著雲層，把江面都染成了柔和的暖色，梓好和許嘉玄在黃昏中到了揚州。

梓好穿著女裝，混在奴僕中上了馬車，許嘉玄則裝作監督卸貨，一直等貨物搬完才慢悠悠晃到住處，再換了書生的打扮，按著梓好差人送回的信到了一處民舍。

然而他才走進巷子就皺了皺眉頭，巷子外邊都是一些賣餛飩、燒餅和簡陋茶室的小鋪子，街邊有著汗水，被來來往往的百姓還有露著胳膊的挑夫們踩踏著，環境雜亂髒汙。

他不動聲色往裡走，化身為小廝的六順亦覺得這地方太過複雜。

兩人在巷子裡又拐了個彎，正認著門巷，就聽到不遠處有人在低聲討價還價。

「小哥，你都賣到最後要回家了，這些糖你便宜給了，我也就買下來了。我夫君是個讀書人，還沒有功名在身，我們在揚州租賃了這處後已經沒有銀子了，不然我也不會說讓你明兒到家裡來，我給你繡帕拿去賣了，我們三七分。」

「真是怕了妳了，不過是買個糖，妳還跟我做起生意來了，給給……」那貨郎彎腰把木箱子裡的糖都取了出來，包好遞給她，又說：「你們這院子都租大半個月了，我住隔壁怎麼都沒有見過你們？」

梓好聞言一點也不緊張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夫君日日都要出去尋老師，我一婦道人家在家裡不敢亂走動，這不實在是……」說著，她又尷尬的笑了笑。

貨郎一臉理解，估計實在是沒有銀子過日子，要想辦法了。剛才他看過她的繡帕，花樣精緻又好看，而且……這小娘子長得實在是好看，站在這暗處，一雙帶著懇求的眼眸看你時如皎皎明月，實在讓人生不出拒絕的心。

許嘉玄聽到這裡，一張臉跟天色差不多黑了。

六順站在他邊上，覺得冷風颼颼，有些擔憂地看了梓好一眼。

梓好接過貨郎給的糖，那個貨郎是老實人，人家小娘子再漂亮好看也不會起什麼齷齪心思，再度擔起擔子，朝離梓好住處前指了指，「我就住在妳隔壁。」

許嘉玄再也看不下去，冷著聲喊道：「妳跑出來做什麼？」

天色暗了，兩人又是站在拐角處，梓好一直沒有發現，聽到聲音冷不防被嚇一跳，回頭就見他大步走過來，還一把就拽了她往院子裡拉。

那個貨郎被他擠了一下，沒有看清楚許嘉玄的臉，但是見梓好可憐兮兮地被拉走，正義感湧起，朝門邊呸了一口，「還讀書人呢，講不講理？你娘子為了供你讀書操勞著，你回來卻是一點也不懂體貼，什麼男人！」

許嘉玄聽得額頭青筋直跳，梓好見他陰森森地回頭看，忙喊還傻傻跟著的六順，「快關門！」不然要出人命！

六順一個激靈，跑到門口砰的一聲，貨郎更是瞪直了眼。

許嘉玄把人直接拉進屋，見裡面只有一盞油燈，想到她剛才那些話，咬牙道：「爺得靠妳賣帕子才能過活了？」

梓好咧嘴一笑，伸手去把糖拿出來，塞他嘴裡，「那是對外頭的人說的，既然要偽裝，就得像樣一些，誰能想得到我們過得這麼窮苦，這個地方雜亂，也方便你的人出入送消息。」

許嘉玄把糖吐了出來，那糖在地上滾了兩圈，他才不吃那貨郎的東西！

這脾氣就跟小孩子一樣，幼稚死了，梓好真是服氣，推他坐下。

他臭著張臉，這個時候才反應過來，她穿著粗布衣裙，以前髮間的簪子都不見了，只綁了兩條像綢帶似的髮帶固定著，這麼一看，有著樸素的美，更讓人有種想要將她護在懷裡，用金山銀山嬌嬌養著的慾望。

他突然明白那個貨郎為什麼那麼生氣，是個男人見到這樣的顏色，不都得心疼憐惜？

許嘉玄伸手就將人給拽進懷裡，「明兒不許出去！」

「不出去，怎麼賣帕子給人供你讀書？」

許嘉玄差點要被她噎死。

她又捏了一塊糖過來，塞他嘴裡，「不許吐，都是銀子買的！」在他反抗前威脅。

他含著糖，眼角直抽搐，一副情緒瀕臨邊緣的忍耐樣。

她笑了笑，把唇湊上去，舌尖輕輕舔過，低聲道：「真甜……」

下一刻就被他反客為主，摟在懷裡狠狠親了個夠。

第七十章 請君入甕

梓好還是把綠茵帶在身邊的，小東西養在屋子裡不讓牠亂往外頭飛。

等到綠茵把飯菜從後邊廚房端出來後，梓好才跟許嘉玄說實話，「明兒自然是綠茵給那個小哥送去，帕子也不是我繡的，之前在半路隨手買的。我不露面，綠茵明兒就有更多機會和那個貨郎說話打聽事情。」

今兒他凶巴巴拉了她回家，恰好能讓貨郎好奇，綠茵接下來再搭話就更加方便了。

許嘉玄看到綠茵時就大約猜到了，不過沒有吭聲，還是在意她朝那貨郎笑的樣子。

租的這個宅子裡有水井，雖然說是院子，其實不過十步的距離，再打了個水井就更加狹窄了。

梓好準備自己去打水時，就見到許嘉玄要換衣裳。

「這麼晚了，還要出門去？」換的是還是夜行衣。

許嘉玄繫好腰帶，捏了捏她的臉，手感滑膩得讓他根本不想鬆開，偏偏任務在身。

「我到知府衙門那翻一翻他們這些年與坐糧廳往來的帳目，還要看看鹽引一類的。」

「揚州知府是四皇子的人？」梓好想起他說手上有一份名單，這些東西都和漕運有關。

「是，陛下既然讓我查，那我也就不對他們客氣了。」雖然他討厭太子，但是只有太子穩了，梓好以後日子也安穩，一榮俱榮的道理他還是懂的。

「那你要注意安全，衙門帳房卷宗都是重地，守衛必然森嚴。」

許嘉玄不在意的笑了笑，在昏暗油燈下的面容深邃冷酷，「不過一群酒囊飯袋罷了。」

她嗯了一聲。

就當他準備出門的時候，六順來敲門說：「世子，走不了正門，隔壁那個貨郎搭了梯子，這會正在牆頭上看我們院子。」

許嘉玄，「……」

梓好噗哧笑出聲，「我去看看他要做什麼。」

可是梓好出去後卻沒有看到人，只看到牆根邊上掛著用繩子綁著的吊籃，裡面有兩個雞蛋，她看了幾眼，牆根後頭突然傳出聲音——

「小娘子，妳偷偷把這個煮了自己吃，可別叫妳那個夫君瞧見了。」

梓好聽了，一臉愕然。

在屋裡的許嘉玄差點一掌拍碎了桌子。

夜色如水，許嘉玄在寒涼的夜風中疾行，避開一應巡守士兵翻進了衙門。

隨行的錦衣衛都是經過挑選的，全是探聽好手，分別潛伏幾方，用暗號相互傳遞消息。

夜間巡守的士兵絲毫沒有察覺。

許嘉玄隨身帶著蠟燭和火摺子，找到避光的地方點燃，一點點翻看。

六順在他身邊，提筆快速記下一些訊息，看到一個人名的時候愣了愣，壓低聲音說：「世子，這個帳的數目不對。」

漕運總督交上來的帳可是和這裡有出入，他們要是貪賊，怎麼可能連最基本的帳都做不平？這事情確實詭異得很，看著這帳，就跟故意引人入陷阱一樣。

許嘉玄想到這裡，臉色突然變得難看，一把將帳本塞了回去，「我們快走！」

六順心中一凜，二話不說滅了蠟燭，先往外探，確認真的安全，這才快速示意主子離開。

錦衣衛一行得到消息，也悉數撤離。

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許嘉玄摘下蒙面布巾，站在屋頂看著遠處火光湧動的衙門，已經有人迅速包圍了那個地方。

他們今晚的行動被人悉知？

眾人看著移動的火把亦是驚疑不定，如若再走晚一點，肯定是一場惡戰。

許嘉玄看了幾眼，沉著臉說：「該回客棧的回客棧，該守船的回去守船，明日再說。」

許嘉玄暗中潛回租住的小院子時，梓好屋裡的油燈還亮著。

他進屋，就見到她坐在椅子上打瞌睡，小東西窩在她裙面上，亦閉著眼睛。

他輕聲走過去，小東西當即清醒，張嘴就想喊，被他眼明手快先捏住了喙。

「噓！」許嘉玄朝牠比了個噤聲的手勢。

牠是看得懂的，又被人抓住，只能屈服在淫威之下，在他鬆手後還真沒有叫喊，而是跳到桌子上，安安靜靜的，看著梓好被他輕輕抱起來送到床上。

梓好一沾床反倒醒來了，睜開眼，昏暗中他面容輪廓有些模糊，卻不妨礙她一眼發現問題，「不順利？」

許嘉玄緊緊皺著的眉峰被她暖暖的指尖撫過，他抓了她的手放在唇邊，「有人知道我們會去查帳，換了帳本，引誘我逗留抄錄，被我察覺，先行撤了出來。」

有人察覺？

梓好聽著一驚，知道當時情況肯定很危險，「怎麼會洩漏了？」

她眸光閃爍，許嘉玄知道她猜到那個人了，點了點頭，「極可能就是那個趙利。」

這個趙利先前就一直有意無意說出有關漕運的東西，例如他都是走了哪些關係能弄到什麼樣

的貨物，就是江南織造廠的絲綢都不在話下。

最開始梓好也發現江南織造廠有人和商人勾結，她二舅母不就上了一回的當？

「既然那個趙利懷疑你的身分，就不該再說這些，難道就是為了引你到衙門查探，然後逼你明著現身，那樣他們就能夠見招拆招，沒有證據，即便有皇令也奈何不了他們，他果然是四皇子的人！」

梓好根據這些天知道的事情來推敲，只能得出這麼一個結果。

許嘉玄卻是沉默著，也不知道在想什麼，眼神冷得叫人不寒而慄。

「既然對方有了警惕，我們再想辦法。」梓好見他心情依舊沒有好轉，伸手扯了扯他被露水打濕的衣裳，「我在小爐子裡熱著吃的，我給你拿，正好去去寒。」

雖然已經近四月，但南方晚上濕氣重，許嘉玄到現在身上還是冰涼的。

梓好下床來，走到屋裡的小爐子前，撈出來兩個雞蛋，她把蛋殼剝了，用碗盛著兩顆雪白喜人的雞蛋走上前，直接往他嘴裡餵，「咬一口。」

許嘉玄還在想事情，也沒有去看是什麼，她說張嘴就張嘴，咬下去後便是一愣，低頭就看到她手裡的雞蛋。

他忙呸一口，把雞蛋給吐了，「那個貨郎給妳的？妳還真煮了？」

梓好見他後知後覺，笑倒在床上，「誰給的也是吃的啊，不能浪費的。」

小東西終於忍不住飛到床邊，張嘴也喊道：「不能浪費，不能浪費。」

許嘉玄被一隻鳥再往心頭扎一刀，險些要氣吐血，直接把碗拿起來，穿過小小的明廳走到西屋敲響門。

六順剛脫了衣服要睡下，忙不迭又開門，就見到自家世子黑著臉拿著兩個雞蛋，冷冷地說：「你明天的早飯！」

無辜的六順望著碗裡的雞蛋，明天的早飯？那都冷了，不得噎死他？大半夜的，世子發哪門子瘋？

許嘉玄沉著臉回去，梓好笑得直抹眼淚，見他那張臭臉，又走到小爐子前，爐子上頭放了兩層的小竹蒸籠，最下面是熱著雞蛋，最上頭卻是她晚上親手做的小肉包子。

她拿了出來，屋子裡當即肉香四溢。

許嘉玄看她還要去給自己倒茶，將人拉住扯進懷裡，「非得氣我一回才高興？」她真是生來治自己的。

梓好拿筷子夾了個小包子，塞他嘴裡，「誰氣你了？是你不領情，你瞧，我這不還得慣著你的臭脾氣。」

許嘉玄咬著包子沒有說話，任她一個一個的餵著自己。

洗簌後，兩人終於歇下。

許嘉玄摸著她軟軟的腰，有些心猿意馬的，但又壓著自己的慾望跟她說：「明天我以商人的身分去商行看看，或許能遇上趙利。既然他們察覺了此事，那我這身分藏著也沒有什麼必要。」

「你要準備跟他們硬碰硬？」

「等時機。」他低聲回了一句，說罷，溫柔的吻了吻她的唇。

梓好閉上眼，順從地攀上他脖子，他卻是氣喘吁吁鬆開她，將她摟到懷裡，「睡覺！」

那一聲睡覺夾帶著慾求不滿，梓好憋著笑，用腳蹭了蹭他，「沒關係的，哪裡就有那麼巧的事

情。」

「不能胡鬧，還要到浙江查探堤壩，估計還得逗留一個月。」

萬一真懷上了，這一路又不太平，他承受不住這個萬一！

梓好噗哧笑了，安安靜靜靠著他閉上眼，心想這人脾氣是臭了點，有時候卻很可愛，這都忍了近十天了吧？

梓好一夜無夢，醒來的時候發現許嘉玄已經換上那身書生裝，灰白色的襖巾將他襯出幾分柔和的文雅，如利刃的眉峰都變得疏朗。

「你這就出門去了？」

「估計會晚些回來，周邊有人守著，妳安心待在家裡。」

她揉了揉眼，又鑽進被子裡，「那我就等你回來。」一句話說完，迷迷糊糊又睡過去。

見狀，許嘉玄不由得好笑，昨晚回來都近四更，是累著她了。

帶上背著書袋的六順，哪知許嘉玄才跨出大門就看到門口蹲著一個人，不是昨天那個貨郎是誰？

他當即就沒有了好臉色，那個貨郎也沒有好臉色，還朝裡頭看了看，發現梓好不在，貨郎就又一言不發繼續蹲著，連個眼神也沒有給他。

許嘉玄拳頭握得嘩嘩作響，好在綠茵跟著，本想等許嘉玄走了鎖門，但看到貨郎蹲這兒，想起來帕子的事，忙把許嘉玄擠開。

六順這頭也學聰明了，不用再吩咐，拉上主子就走。

他真怕自家世子一個拳頭就把人腦袋都打爆了，而且這個貨郎是純粹心善，百姓大多是這樣的。

等到許嘉玄被拉走，綠茵把五條帕子拿出來，遞給他，「這是我們家娘子說給你的。」

貨郎拿了帕子，想起昨晚他很晚時還偷偷爬梯子看了一眼，他們的油燈還亮著呢。

一看這個書生精神熠熠的，肯定不可能是他在苦讀，昨兒那個小娘子只給他看了兩三條手帕，說今天再給他，那這些是她熬一晚上繡的？

貨郎想著就誤會了，接過手帕的時候直替梓好抱屈，那麼一個水靈姑娘，怎麼就嫁了這麼個自高自傲的凶書生！

「辛苦妳家娘子了，我一定會賣高些價錢，好叫她不要那麼辛苦！妳既然是她使女，平時也多幫忙些，要是叫她熬壞了眼可就不好了，也要多勸著些，妳那個姑爺，太冷血了，哪裡能叫她就繡一晚的帕子。」

聽著他碎碎念的綠茵，「……」誰繡一晚帕子了？不過……姑爺冷血這句是對的。

綠茵就順勢套了他幾句話，目送這個淳樸的街坊走了。

一處二進的府邸裡，趙利也起了個大早，將一套槍法舞得虎虎生威。

等到他收了勢，當即有人給他遞上布巾擦汗，一併稟報道：「東家，昨兒知府沒能逼到人現身，恐怕是被那個許煞神察覺，逃之夭夭了。」

「他要是這樣就被逼出來，那他這些年是怎麼在北鎮撫司站住腳的？本來也沒有指望那幫酒囊飯袋能做成事情。」

他只要讓許嘉玄覺得這是四皇子幹的，對四皇子有所警惕，計畫就成功了。

心腹聞言沉默片刻，又說道：「他住的那個院子布防沒有空隙，我們的探子連靠近都難。」

「有看到他那個表弟出入嗎？」

「轎子進去之後就沒有見他出來過，不能靠近，不知道他住的方位。」

不知道方位，行動起來就麻煩了。趙利陷入沉思，半晌才吩咐道：「今兒去商行，肯定能遇見許嘉玄，看能不能讓他邀請我們進府。」

趙利這裡有心接近許嘉玄，兩人的打算可謂是不謀而合了。

揚州商行裡果然就遇到，老哥老弟的親熱打著招呼寒暄，趙利還引著他去見商行的會長，示意許嘉玄中午做東，幫著他半日就把生意都談妥當了。

等到散宴的時候，那會長避開人，問了許嘉玄住處，一臉神祕地說：「既然是趙東家的兄弟，那我自然也給你門路，我們晚上再商議。」

晚上商議，剛才要他住所，看來晚上是要來走一趟了，許嘉玄心中如是想著，知道趙利可能忍不了了。

雖然不是趙利本人來說的，但是這個會長身邊又有多少是趙利的人，誰也說不清楚，許嘉玄索性大大方方的，一拱手道好：「那我一同喊上趙老哥，等候您的大駕。」

「言重言重，都是自己人！」會長喜歡他的爽快，更加覺得他跟趙利關係好，絲毫沒有懷疑就走了。

很快，先行離開的趙利就被許嘉玄的人找到，說晚上邀他過府幫著鎮場子。

趙利遲疑了片刻才應下，那煞神敢請，他有什麼不敢去的？而且他就是要看看，那個表弟究竟在不在，要是在，他就不用在這揚州城掘地三尺了。

趙利咧著嘴，舔了舔牙，眼底閃過狠色，吩咐心腹，「晚上準備好。」

許嘉玄回到明面上買的那個宅邸，當即就吩咐六順，「讓人把夫人接過來。」可是話才落，又說：「罷了，我自己去。」

之後，他極小心地避開周邊潛伏的耳目，回到那個亂糟糟的地方。

梓好正在井邊正在洗衣服，許嘉玄進門就是一愣，看著她坐在那裡，拿著木棍一下下砸著，水花濺在她臉頰，在陽光折射中閃著光芒。

這樣的梓好給他很奇怪的感覺，彷彿這模樣才是真正的她，因為她動作再嫻熟不過，就連在邊上幫著倒水忙碌的綠茵都習以為常似的。

忽地，他就想起她孤身在玄靈觀的那些年。

她都是這樣親手洗衣裳的嗎？

他三步併作兩步，走上前一把將她拽了起來，「水冷，別洗了！」

「你怎麼這就回來了？」

他拉著她，不由分說地往外走，「綠茵留下看家，妳跟我回那邊一會。」

回那邊？

「發生什麼事情了嗎？」

許嘉玄將人帶出門，門外有轎子等著，將她塞了進去後，自己也進去便讓起轎。

轎內光線昏暗，許嘉玄握著她被井水泡得發涼的手，慢悠悠地說：「今日商行會長說要引我進門，趙利晚上也要來做陪，所以妳今晚要出現。」

他心中隱隱覺得趙利不是四皇子的人，只是現在還不能確定，而且他的目的可能不純粹是為了逼他現身。

可能是因為他受玄真子的那些話影響，有些神經太過緊繃，但還是一切小心行事為好！

梓好覺得有些奇怪，為什麼趙利來作陪，她也要露面？本來她在趙利跟前就是個頑劣偷跑出來的少爺，不諳世事，她出現有什麼作用嗎？

她想問，抬頭卻撞入許嘉玄深幽的瞳眸中，她在他眼裡看到一種叫保護慾的情緒，這一瞬間，她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必要問了。

不管他是要做什麼，他肯定是有計畫的。

到了另一處的宅子，梓好帶來的廚娘們都在這裡，比起那個小小的院子，這裡實在是熱鬧多了。

她被許嘉玄帶到東邊臨街的院子，說：「這裡方便出入。」

梓好四處看看，覺得他晚上是有什麼安排的。

她壓下疑問，去換上自己的男裝，那個懵懂少年再度出現，又貼好假喉結，把耳洞堵上，再也沒有一點女兒家的痕跡。

許嘉玄又將她帶回了正房，啥也不做，和她耳鬢廝磨大半個下午。

Crescent Family